

一代梟雄 · 一代梟雄 · 一代梟雄 · 一代梟雄

袁世凱傳

(四)

章君穀

舟中長談韓京變局

得了袁世凱預先提供的情報，吳長慶對朝鮮近況，再一揣摩，即已瞭然胸中，所以他不發問則已，一問必鞭辟入裏，切合實際，使金允植深感佩服，尤其驚異，譬如他頭一個問題便是：

「貴國人才，現有可稱學者否？」

金允植答時，便不得不儘量表示謙虛：

「敝人素乏眼力，不敢妄對。不過，或亦不無出類拔萃之士，祇是擔心他們能否在這次亂中，得免戕害。」

吳長慶振筆直書，字跡如龍飛鳳舞，而且信手拈來，都是大好文章：

「大兵越境問罪，必先正名，如春秋書子突救衛。前日草檄文一篇，預備將來之用，向請先生審定，以先生熟知貴邦情事故也。不過緩急總須抵達後相機熱度，急則固慮有變，緩亦恐不濟

事。」

這一題問得過於率直，於是金允植躊躇良久，掇管在手，遲疑不下。他頻頻目視袁世凱。袁世凱親狀，便也用筆書告訴他說：

「吳公磐磐大度，有話不妨直陳。」

金允植便連連點頭，落筆寫道：

「先不聲討，以好言誘之，使其安心，然後圖之，似此或許較好。」

吳長慶早已覘知韓京變局，再加分析，實已成竹在胸，因此當下便寫：

「謹從教矣，我亦不懼他逃。」

這一個「他」，指的是幕後策動者大院君李星應。緊接下來，吳長慶指明了問亂兵禍首的事，他使袁世凱遞張字條過去問金允植：

「亂兵禍首萬一他竄，先生能測其去向否？」

金允植沉思俄頃，然後從詳答來：

「萬一他竄，更吃力矣。敵邦有南漢、北漢兩座山城，坡極陡峭，難以攀援，北漢在王京（指漢城）後二十里，南漢在距王京五十里之東南方。禍首竄此兩處，可不必為慮，此外則慶尚道地近日本，全羅道三面環海，西北兩路鄰近上國（指中國），此三處禍首斷不會去。所可慮者厥為東走江原道，南走忠清道，尤以忠清道公州有雙樹山，城在三南之衝，禍首匿此，急切難圖。」

吳長慶謝他答得如此其詳盡，又問：

「禍首可會投奔日人？」

金允植答時也頗真誠坦白，他說：

「端視大軍鎮撫之緩急矣，緩時，禍首得以從容聯絡，難保其未必。若急，禍首即欲投奔日人，亦必感措手不及也。」

吳長慶再問他：

「由仁川至王京（漢城）間有星岷山，是否

險要？」

金允植立答：「星岷山不太險，不過未若上國道路之平也。」

至此，吳長慶也並不隱瞞，將自己的心事，坦然問計於金允植：

「吾欲在仁川至王京之間，覓一中樞策應之地，先生度以何處爲宜？」

金允植看過了吳長慶的字條，莞爾一笑，自懷中掏出一張地圖，攤在桌上，然後再以筆答：

「自仁川進兵之路，僕已繪有地圖在此，敬請大帥過目。」

於是乎，這一來，紙筆問答演進到作戰計劃。吳長慶面對那張地圖，手指口說，興緻勃勃，袁世凱滿以爲這下用不着他了，可以告退找個地

方去睡覺。殊不知，吳長慶喊戈什哈，立召張謇、吳兆有、何增珠、何乘齋、魏倫元諸人前來籌商戰略，然後，他吩咐袁世凱：

「慰廷，你也留下。」

袁世凱祇好留下不走，却苦於連個呵欠都不敢打。

移時，衆人都到，跟那金允植，口說筆寫，帶打手勢，就此開起深入漢城救平變亂的軍事會議來，當下吳長慶先問：

「吾人進抵漢城，最便捷之路線，是否由漢江循水路而進？」

金允植就在原紙上寫：

「是。」

吳兆有再以筆問：

「路程若何？」

金允植詳細答以：

「輪船可自江華直抵鹽倉頭，距離王京（漢城）即已不遠矣。不過但孫、梁項兩處有礁石，尤其兩岸極狹，輪船難以通過，唯有在漲潮時方可通行無阻。曩昔丙寅（遜清同治五年，公元一八六六）年時，法國兵船即曾由江華入鹽倉頭。愚意此次吾人不妨沿途測水之深淺，邊測邊行，即令中途受阻，舍舟登陸，也比走仁川早路近便得多。」

看完了金允植寫答的這一大篇，吳長慶目光炯炯，他將這一

張字紙遞示家人，傳閱過後，方始毅然決然的說：

「吾志決矣，我們便走這一條路。」

衆人裏面，唯有張謇高瞻遠矚，他還有一層顧慮，因此他問：

「日本通商口岸，共有三處，此三處通商口岸距離王京，究較仁川遠近？」

金允植立答：

「仁川水路里程，僕未之詳。至日本三處通商口岸與王京（漢城）之距離，則德源、元山（日人稱之爲鰲山）各爲五百里，東萊釜山則相距在一千里外。」

一問一答，興緻盎然，却是業已三三三夜不曾交睫的袁世凱，他幾乎就要累倒在地上呼呼大睡了，軍事會議的後半段，他一字一句也未聽真切，勉力撐持到衆人散後，大計已決，吳長慶與冲冲的請張謇就在舟中起草「諭朝鮮撤」，猛一眼看見袁世凱正在東歪西倒，脚步踉蹌，他便以愛憐的口吻叫了一聲：

「慰廷！」

袁世凱一驚而醒，趕緊彎腰呵背，向吳長慶打一個千，口中應聲：

「喳！」

「這些時來，你也是够辛苦的了，」吳長慶和顏悅色的說：「你且下去休息。」

途遇風暴正好補覺

末一句話，使袁世凱如逢大赦，他急於開溜，才走到門口，便有他的親信從人接着，異口同



北洋大臣時代的袁世凱

聲，爭先恐後的在埋怨：

「四爺，就算你是鋼鐵鐵打的，照這樣下去，你也吃不消嘛！」

袁世凱疲憊已極，聽到他們這麼說，十分欣慰，無比寬懷，他嘴裏猶在一疊聲的說着：

「沒有什麼，沒有什麼。」

然而一被眾家弟兄扶上了床，七手八腳脫了他的衣裳，強納他到被窩裏睡覺，袁世凱竟如大醉一般，直睡得毫無知覺。

吳長慶率部自登州出發，按照原定計劃，是威遠輪駛抵煙臺（舊名芝罘）港口，然後再滙合水師提督丁汝昌部的主力，鎮東、泰安、日新、拱北四艦，相率北上，直抵朝鮮。

但是「天有不測風雲，人有旦夕禍福」，七月四日那天，狂飈突起，渤海灣中惡浪滔天，風雲變色，吳長慶以次諸人歷盡顛簸之苦，當日，唯有避風於威海衛港。

從七月四日晚間直到六日黎明，吳長慶所統率的四艘軍艦，和慶軍六營，在威海衛港內避風，整整耽擱了三十六小時的行程。當時軍行機密，對日本又有所顧忌，赴韓平亂則急如星火，分秒是競。所以這一天半的耽擱，使吳長慶以次眾人，無不焦灼緊張，憂心如焚，唯恐時不我予，抵達朝鮮後亂事蔓延，或者是日本人搶先一着，大做手脚，但是心中儘管着急，風勢既烈，人力不能勝天，衆人也唯有眼看着港外一天雲霧，巨浪滔天，徒呼行不得也奈何。

就中唯有一個袁世凱，趁此機會，得其所哉，他在官船裏四平八穩，呼呼大睡，戎馬旅次，

難得有這種「太平無事」的時刻，正好讓他補足了一連多日，不眠不休的疲憊與困倦，他直睡到六日拂曉，披衣起床，盥洗一過，當定遠輪率同三艦陸續啟碇，駛出港外，艦上的大小官員，慶軍將士，又復爲風浪顛播，暈頭轉向訴苦，袁世凱却反是身心恢復，彷彿生龍活虎。

自山東威海衛向東直航，通過黃海的牛中腰，便是朝鮮京都所在的漢城。吳長慶與張謇、袁世凱、金允植等人商議，決定所採行的路線，係自朝鮮的南陽府，直入內港馬山津，然後拾舟登陸，抵魚鱗川行經水原府，逕奔果川，方再渡過漢江，到達距離漢城僅有七里之遙的子山壁，先將大軍紮住。

由威海衛飄洋過海到南陽府，兵艦航程朝發而夕至，光緒八年（公元一八八二）七月六日凌晨，大軍自威海衛出發，六日夜間即已順利抵達漢城以南的咽喉之地南陽縣，這南陽縣屬全羅道，向爲通往漢城的門戶，「大清一統志」說：

「朝鮮八道之中，惟全羅一道直北正南，其迤西則與遼東對峙，日本所以隔絕遼東，不通海道者，特有朝鮮，而朝鮮所以保固邊陲，控禦諸島者，特有全羅也。志曰：全羅之地，南濱大海，東接慶尙，爲朝鮮門戶，倭犯朝鮮，此其必由之道也。」

由此可見，自南陽縣入口的全羅道，其地位之衝要，形勢之險固。這一帶古爲「弁韓」地，後改「百濟國」，唐朝顯慶五年（公元六六〇年）唐高宗李治命邢國公、左武衛大將軍蘇定方伐百濟，降其王太子，置熊津五都督府，唐朝開拓

疆土的英雄好漢，便會在全羅大顯威風，建立殊勳。明朝萬曆二十年（公元一五九二）統一日本全國後的豐臣秀吉，亦曾遣兵攻打朝鮮，走的也是全羅道這一條路，祇不過，日軍攻戰經年，不會在全羅得着什麼便宜，其間迭經增兵赴援，尋即議和，直到萬曆二十六年（公元一五九八年）豐臣秀吉死了，日本召回遠征朝鮮的大軍，勢師動衆，最後仍然歸於失敗。想不到在豐臣秀吉攻韓鎩羽而歸的二百八十四年後，河南陳州項城的一名不第秀才，二十四歲的袁世凱，却反而風雲際會，彙緣獲機，在全羅道上提一營勁旅，長驅直入，成了「豎子成名」的勳業，從此他便扶搖直上，飛黃騰達，遂爲繼李鴻章之後的「中國第一人物」。

吳長慶率同四艦六營赴援朝鮮，方針大計，全由正丁內憂的北洋大臣李鴻章所秘授，李鴻章運籌帷幄，肆應大局，他命廣東水師提督慶軍統領吳長慶，和二品銜候選道馬建忠兩個，一正一奇，用兵和用間雙管齊下。光緒八年七月初八威遠等四艦駛抵南陽縣馬山港口，馬建忠的這一支奇兵便先行進發，這馬建忠以二品候選道的官職，駐在朝鮮已久，對於朝鮮近況，知之甚稔。當晚他在艦隻泊岸之前，曾與吳長慶籌商，應該如何調兵遣將，依吳長慶之意，日軍登陸已否無從偵知，朝鮮亂事又不悉會否蔓延擴大，他爲顧慮馬建忠的安全，堅欲馬建忠率領一營人馬作爲侍衛，但是馬建忠不以為然，他說此行利在突迅，必須輕裝簡從，大隊人馬通過，反而打草驚蛇，於是他只求吳長慶派一支兩百人的小隊，隨他同

往漢城。

吳長慶還不放心，便命慶軍副將張光前，一員智勇雙全，果敢善戰的大將，在慶軍各營挑選了兩百名勁卒，隨同馬建忠作為先入漢城的一支奇兵。馬建忠、張光前和這兩百名勁卒任務甚險，職責重大，他們要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，乘日人和朝鮮亂兵不備，直入朝鮮京城，然後撫輯亂黨，維持地方，還要跟日人、韓王李熙與大院君李崑應大辦交涉。

是晚，吳長慶親送馬建忠、張光前率領兩百名勁卒登岸北去，他自船舷回到官船，又得安排他那一支正兵——大隊人馬繼奇兵之後源源開入漢城的進發事宜。至此，袁世凱吉星高照，官運亨通了。

當上了先鋒營統領

袁世凱在全羅道脫穎而出，大顯身手，其實是一事出偶然，真乃時勢造英雄，原來吳長慶親率六營四營，浩浩蕩蕩的開抵南陽縣外南陽港，當夜便在他的官船，召來慶字一營的一位管帶，當時吳長慶高踞公案，發號施令，在他身後侍立的部屬和幕客，就祇有一位睡够了覺，一直不曾暈船的袁世凱。

吳長慶下令，命該管帶所率之一營為先鋒，限翌日黎明，登陸南陽港，然後節節推進，作為大軍進發的前站。

詎料這位管帶，聆命以後竟然面有難色，他向吳長慶稟告，說是：

「大帥，這一路之上風浪太大，兵艦頗難劇

烈，卑職一營的官兵，連日大嘔大吐，東倒西歪，多一半得了暈船的病，真是扶得東來西又倒。莫奈何，可否請大帥體恤下情，將登陸的時間，展緩一日。」

他的話方說完，吳長慶早已勃然變色，氣湧如山，——朝鮮軍情，何等緊急，而大軍跨海東來，路上遇到強風巨浪，先就耽擱了一兩天，此刻吳長慶遣派先鋒隊伍，這位昧於時勢，不識高低的管帶，却竟在推三阻四，請求展緩日期。吳長慶治軍，一向嚴明，他一發起脾氣，當場便厲聲加以斥責，罵他：

「朝廷養兵千日，用在一時，若人人都像你這般藉詞推諉，那我們不如乾脆開回去好了。哼，我看你祇怕也是難當大任，我這便摘了你的頂戴，撤你的差，你給我回老家享福去吧！」

將這一名管帶撤了職，先鋒一營還是照樣要出發登陸，吳長慶四下一看，左右祇有一個少年氣盛，雄心勃勃的辦理前敵營務處事宜袁世凱，他略一沉吟，旋即斷然的下了決定，於是喊了聲：

「慰廷！」

「噫！」

袁世凱應聲而答，從吳長慶的座後，轉了出來，恭恭敬敬的，向吳長慶打了個千。

「你是累世名將之後，我和你家有三代的交情，如今我正亟於用人之際，我看你這些時來，辦事極有條理，而且頗富膽識，大有乃祖乃父的雄風。慰廷，好男兒建立功勳，這是千載難逢的

大好良機，我很想提拔你，便命你以前敵營務處的名義，帶那一營人馬，打這個先鋒，你可擔得起這個重大責任。」

袁世凱聽時，眼睛一亮，喜出望外，他連忙上前，再打個千，口中聲清氣朗，斬釘截鐵的說道：

「卑職蒙大帥的差委，敢不竭誠從事，悉力以赴，」說到這裏，却是頓一頓，轉念一想，計上心來，因此他故作訥訥難言之態，皺起了眉頭，吞吞吐吐的說：「祇不過，——祇不過卑職年輕識淺，諳陋之至，而一營有五百餘人，都是淮軍的精英，將士任職，歷有年所，卑職在營務處原是個差事，官秩則不過五品的同知，照例於鎮將州府，一概要用札子，如今驟膺重任，指揮之間就怕家將士不服調度。」

當時，吳長慶對於他的這一番話，很聽得進，絲毫不覺袁世凱是在賣乖拿嬌，想與吳長慶陞授他什麼官職。因此，他當即拔出一支令箭，交給袁世凱，與此同時，他溫婉的說：

「慰廷，明日一早，你便將率部起岸，一夜之間，我便授升你的官職，手續也是來不及了。此刻我便暫時署你權充第一營管帶，兼先鋒營統領，發下令箭一支，准你便宜行事，全營官兵誰敢不服於你，准你就地正法，以昭炯戒。」

雙手接過令箭，又打個千謝過差委，袁世凱心花怒放，得意洋洋，隨即辭出吳大帥的官船，與沖沖的連夜趕辦各事。

不論是「暫署」或「權充」，管帶抑先鋒，這是袁世凱生平第一次獲致朝廷的官職，掌有生

殺奪予的無上大權，出師朝鮮異域，統領先鋒一營，距離他在項城家中馳騁擊劍，聲色大馬，呼朋引類，到處橫行，使得鄰里側目，親友不齒的那一段「打流」時期，爲時祇不過兩三個月而已。「平步青雲」，幾曾得見一個人的轉運如此之快？執椅子弟，懷薄少年，太保、潑少，無賴兒，敗家子，一下子便成了獨當方面的大將，率領淮軍五百健卒，平朝鮮之變亂，拒日本之覬覦，這真應了一句俗話：「連瓦塊兒也有翻身的一天」，陳州府城隍廟前「神算」聖然驚，說他的「少年得志，一帆風順，富貴榮華，無可名狀」，總算是初步的兌了現。

拉金允植充任嚮導

當時，袁世凱驟膺重任，躊躇滿志，自然是振作精神，悉力以赴，他先往訪金允植，藉紙筆之便，告訴了他方才吳長慶授命的經過。金允植雖然心中覺得訝異，却仍喜形於色，以紙筆道了恭喜，又說了不少欽敬恭維的話，樂得個袁世凱，直在那兒搔耳撓腮。

袁世凱再問金允植：

「弟明日初履貴邦，可否請先生爲之嚮導，遇事也好請教。」

金允植慨然答道：

「既蒙見委，理當效力。」

於是袁世凱便喜孜孜的，在紙上說他的計劃，其一是先遣數人潛入漢城，直詣韓王宮闕，知會李熙，滿清的大軍已到，請李熙在漢城那邊，先作準備。其二則爲大隊進發之前，要派出斥

候偵探，沿途窺覷情勢，回報大營。他說這兩件事是全盤計劃中舉大者，因此他在「字條」最後問上一句：

「先生何以教我？」

袁世凱的心意，金允植不問可知，所以，他的答覆也是直接了當，痛快乾脆，他答：

「入王宮知會一事，請兄派兩位差官，與弟同行。至於沿途的斥候偵探，俟大軍起岸後，弟當在南陽縣就地徵發專人，陪同兄所派的將士，負責辦理。」

又得了金允植的這兩項承諾，袁世凱便答說：「差強人意」。

第二步，便去向自己的親信侍衛，說明種切，袁世凱在家人驚喜交集之餘，不惜語重心長，諄諄告誡的說：

「連征南討北，半生戎馬的那位管帶，都不敢擔承這開路先鋒的重任，居然給吳大帥撤了差。由此可知，我們明日這個差使有多麼難辦，老實不客氣講，我是拚着這顆腦袋，抱定犧牲成仁的決心，誓必要把差使辦好。不過，「獨木難支大廈」，從明日起，我祇能依靠你們列位了。須知道這先鋒營的官兵，多半正在爲他們的老管帶撤差而憤懣不平，再聽說吳大帥委我代理，叫他們心裏怎肯甘服？而大軍起岸以後，一舉一動，一言一行，稍不謹飭，就會闖下滔天大禍，我爲上國的天威，大帥的物望，便不得不嚴明軍紀，痛懲刁頑。因此之故，說不定明日我們所逢的敵

人，既不是朝鮮亂民，也不是日本軍隊，反倒是我所統率這一營裏不服的弟兄。所以列位要切切記住，明日要代作我的耳目，代作我的身手，你們四十人與我寸步不離，也許可以迅即壓下些小小的亂子。」

袁四爺沐猴而冠，真的帶兵當官了，他手下的那些難兄難弟，鷄鳴狗盜之徒，怎不欣喜若狂，雀躍三百。聽袁世凱說得如此真誠剴切，當下，家人便義形於色，揎拳擲臂，一個個指天矢日的說：

「四爺放心，我們自明日起一定同心同德，限定了四爺，水裏來火裏去，萬死不辭。」

至此，袁世凱莞爾一笑，又嘉勉了家人幾句，這才又去辦他出發前的第三件要事。

便帶了他那四十名心腹侍衛，到艦上廚房，要了大批的酒食，再去領了些需用藥品，諸多雜物，挑着、揹着、捧着、拿着。步下他那一營將士所住的統艙，袁世凱行前犒軍，殷殷存問，凡是猶在暈浪，臥地不起的，他都親自過去抱扶起來，餵些藥丸，喝碗熱湯，並且聲聲叮嚀他們好生睡上一覺，翌日拂曉，一定會好。

袁世凱與他新領的一營弟兄，說明入鮮之行意義重大，又如何的已有萬全準備，祇要人人盡責，嚴守軍紀，他說這正是好男兒揚威異域，立功國家的無上良機。他訓過了話，便請全營弟兄自用酒食，早早的睡，他說他自己還有正辦，恕不奉陪。

一口氣辦完了這三件事，算算時間，距他方才在吳長慶跟前僥倖得了差使，方祇一個時辰不

到，無論如何，總算是辦得很快了。袁世凱回到自己鎗裏稍予思索，他又想起了一樁事情，於是他再次直趨吳長慶的官館，請求進謁。

吳長慶夜不與寐，還沒有入寢，聽說袁世凱來了，曉得他一定是有什麼要事，亟於請示，所以他當時便說是立刻傳見。

袁世凱入謁吳長慶，請過了安，便肅立一旁，他分明已經約好了金允植，充任他先鋒營的嚮導，可是此刻却又惴惴不安，深感自己做事實嫌孟浪，未免擅專，——為什麼不先稟准吳大帥？他唯恐吳大帥獲知以後會得見責，因此他頭一項請示的事情，便是必恭必敬的在說：

「大帥，金允植金大人他與卑職交情很好，可否就請他隨同先鋒營出發，作為嚮導，而卑職遇有難辦之事，也可以隨時請教，他熟知故邦情形，年紀也大些，到底是個老成持重的人。」

吳長慶吸着水煙袋，一面聽，一面頻頻的領首，他一等袁世凱說完，立刻便答應了，而且猶在贊可的說：

「嗯，慰廷你設想得很快，金允植是朝鮮的選領使，在我們軍中，他是客卿，連我也不便開口差遣，他能在先鋒營，必可大有裨益。這件事，慰廷，不妨就照你的擬議，由你動之以私人交誼，請金大人辛苦一趟，幫幫我們的忙。」

「倘若金大人肯於應允的話，」袁世凱說他起岸後的大計，彷彿是一時觸機而起，其實呢，他不但胸有成竹，而且都跟金允植商量好了，在吳長慶的面前，他便這樣請示的說：「大帥，卑職想請金大人在起岸以後，就商請當地官府，徵

發一批幹員，隨同先鋒營節節前進，這批人可以幫着我們作斥候偵探，通譯傳話，尤可代為採辦軍中所需的各物。」

吳長慶不勝欣慰，立時應允的說：

「很好，慰廷你這個辦法必能行之有效，你便照這麼辦好了。」

一次可用五百兩銀

「尤有一層，」袁世凱滔滔不絕的再說：「大帥這次奉旨入韓，助韓人平亂之餘，還得防堵日本藉機覬覦。依卑職之見，大帥虎駕登岸，應該事先遣人知會韓王李熙，好叫他預先準備。同時，大帥皇命在身，那韓王李熙就應該出城迎迓，而且預為大人備辦行轅。」

「這——」吳長慶有點躊躇難決了，一則，自己雖然是「皇命在身」的方面將帥，但那李熙終是一邦之主，君主人臣，比擬不倫，他無法委斷，按照朝廷的體制，李熙是否應該出城迎迓，而且屈為準備行轅。再則，他這時方見袁世凱大有氣吞河嶽，目高於頂之勢，他的聲勢越來越壯，口氣越來越大，當下便不免有點遲疑，唯恐他少不更事，徒知屈人己下，大擺排場，會得引起韓人的反感，反倒貽誤大局。所以他「這」了一聲以後，踟躕猶移，久久不語。

那袁世凱原本是個聰明脚色，他何等的會察言觀色，順風使舵，當下一見吳長慶在遲疑了，馬上就阿諛的笑着說道：

「大帥，那韓王理該出迎大帥，和他為大帥準備行轅的話，倒不是卑職不諳體制，而所向壁

虛構的。」

「那麼，」吳長慶順手把水煙袋放在茶几上，呷了口茶，方問：「又是誰出的主意呢？」

「是卑職在和金允植金大人談天之際，」袁世凱石破天驚，却又理直氣壯的說：「由金大人所提起，金大人告訴過我：王命上國之臣，小邦君主，應該具備郊迎和備館的禮數。」

吳長慶眼睛一亮，精神陡振，他眉飛色舞的，高聲問袁世凱：

「金允植真的對你說這些話嗎？」

袁世凱又打個千說：

「諒卑職怎敢在大人跟前打誑。」

「好吧，」吳長慶面有得色，斐然而起的說：

「慰廷，就這麼辦！」

誠如張謇、朱銘盤、張謇等三位袁世凱的長者，在袁世凱威福日恣，狂誕浮夸之際，聯名寫信責難，其中所謂的：

「……而事事任性，妄自尊大，威福在我，陵蔑一切，致使將領寒心，士卒怨涕，可馬（指袁世凱）將謂勢力可以攝人，權詐可以處事耶？」

二十四歲的袁世凱，在淮軍宿將，北洋重鎮的吳長慶面前，都是翻手為雲覆手雨，詭譎狡詐，無所不用其極，大有把這位世交尊長，頂頭上司，一手提拔栽培的吳大帥，頑弄於股掌之上之概。他除了將方才自己已辦各事，由「擅作主張」變成了「奉命行事」，而且，他更進一步，相機提出要求——

「大帥，」他「一本正經，煞有介事的說：『先鋒營任重道遠，冒險犯難，或謂『重賞以下，必有勇夫』，坐罪獲罰的事固然免不了，但是論功行賞，激勵軍心，往往是在頃刻之間即須決定的，遲則唯恐貽誤，關於這些事情，卑職究該採取何種辦法，臨行之前，卑職還得請大人的示下。』」

在袁世凱的用意，吳長慶既然昇他以生殺奪予的大權，那麼，有獎有罰，最好是發給他若干空頭官話，可以讓他拿來加部下的官，賞別人的差使，此外，再發一筆巨額銀兩給他，由他論功行賞，有以激勵。却是，吳長慶當時雖然對袁世凱極予信任，頗加倚畀，然而他畢竟久率師干，老於世故，因他此懂得「唯名與器，不可以假人」的道理，袁世凱年事尚輕，他不能過於聽任，所以，略一沉吟，吳長慶答道：

「我軍平時有教練費，這一次朝廷又發了一筆海防費下來，數額總共是二千兩。這麼吧，慰延，在二千兩銀子之內，每次以五百兩為限，你為犒獎有功將士，隨時可以動支。」

能如此，袁世凱已經很滿意了，便告退離去，自回下處。殊不知，就因為吳長慶口頭許諾他「隨時動支銀兩」，及至後來，竟使日漸倨傲的袁世凱，和主管支應所的張謇，發生了莫大的誤會，加深了雙方的隔閡，若不是張謇當時容忍，很可能釀成軒然大波。

兵勇強買起了殺機

光緒八年（公元一八八二）七月初九日，拂

曉時分，袁世凱親率先鋒一營，由朝鮮選領使金允植嚮導，自吳長慶的統帥艦威遠號上，順利登陸於朝鮮全羅道南陽縣之內港馬山。這是中國近代史上值得大書特書的一筆，同時也是袁世凱一生事業的一大轉捩點。登陸之初，朝鮮百姓簞食壺漿，夾道相迎，他們都知道大清官兵是為朝鮮人平亂禦侮而來。

但是，袁世凱率領大隊，在由馬山北上，向漢城行進途中，他却非得提心吊膽，步步留意不可，由於海行多日，消息阻隔，朝鮮近況在清軍說來是「無所知」，日軍是否已經先一步登陸，朝鮮變軍亂事擴大與否，可曾派出人馬到漢城以南沿途設伏邀擊。凡此都是在當時極其可能發生的假想情況。袁世凱和金允植方抵馬山、南陽，便多方的探詢查問，但是朝鮮情形混亂，各地官員和百姓一概無從獲知確悉，迫不得已，袁世凱祇好在風聲鶴唳之中，硬着頭皮往前走。

途中，發生了一件懲治擾民者的空前血案，淮軍承湘軍之餘緒，行軍作戰的時候毫不講求軍紀，凡是他們「出任務」的地方，姦淫擄掠，時有所聞。自袁世凱率領天國以至捻亂的前後十餘年間，滿清政府雖掘俱空，發不出偌大的軍餉與械彈輻重給養，無可奈何中便使湘軍就地籌餉，於是上焉者設卡收釐金，這便是我國釐金制度的由來，下焉者如雲軍統領飽超之流，所到之處唯有乘火打劫，所以湘軍是「打起發」（亂兵被搶）的老前輩，淮軍尤為湘軍的後起之秀。他們把「戰地劫掠」視同家常便飯，儘管袁世凱在登陸前夕也曾苦口婆心，反覆告誡，巨耐一些淮軍老兵

油子「言者諄諄，聽者藐藐」，他們把「新官上任」的「三把火」，當做了「耳邊風」，根本置之不理。便在先鋒營通過南陽縣城以北的一個小村落時，隊伍停下來席地用午餐，村子裏的一些百姓以為大生意來了，可以跟這些淮軍做點買賣，紛紛的煮了些魚肉菜果跑來兜售，因為索價不昂，需費無多，袁世凱的手下將士，很有些自動掏出錢來購食，但却也有若干老兵油子故態復萌，積習難改，於是便鬧出了糾紛來。

當時，四十名親信護衛，把袁世凱和金允植的一席，圍在中央，戒備嚴密，而袁世凱、金允植正同席進食，頻頻筆談，忽然聽見外間人聲鼎沸，問或夾雜有士兵的叱喝責罵之聲，袁世凱當時便眉頭一皺，放下了手中的碗筷，他向金允植告了一聲：

「得罪，少陪。」

立刻便由護衛簇擁，大踏步的走到街心，然後一路循聲尋去。

金允植也是事起突兀，大感意外，他原是個熱心人，加以私心愛重袁世凱，他頗為關切，於是便不避內外之嫌，也站起來在袁世凱的身後直追，他是想跟了去，探問一個究竟。

殊不知，便由於他這一介入，使袁世凱的殺機愈堅，白白的送了七條性命。

袁世凱和金允植一前一後，趕到廟集多人，正在喧鬧的所在，由袁世凱的護衛高聲喝道，排開了聚而觀之的軍民人等。袁、金二人擠進去一看，但見有十幾個朝鮮百姓，竟和七名先鋒營的兵勇，吵吵嚷嚷，糾纏一處，鬧得不可開交。

金允植親狀，連忙快步向前，他以朝鮮高官的身份，叱止了那十幾名朝鮮百姓，嚴詞切責，罵他們不該與大清官兵尋事生非，揪成一團。

然而當地百姓，剛直誠樸，當仁不讓，他們不理會金允植的呵斥，反而七嘴八舌，指手劃腳，看樣子，他們定是受了什麼委屈，堅持要金允植代他們評一評理，講一個公道。

被韓國百姓圍住的七名先鋒營兵勇，因為韓國百姓人多，急切之間掙扎不得脫身，一個個的面容尷尬，神情既不安。袁世凱揀一處高地一站，他清清楚楚的看見，那七名兵勇的手中，都拿了些朝鮮百姓叫賣的雞鴨魚肉與蔬果。

當下，他連連搖頭，鼻子裏哼出聲聲冷笑。這幫人在鬧些什麼，他早已心中瞭然。

金允植在聽朝鮮百姓申訴，眉頭緊皺，神情很不耐煩，移時，他雙手直搖，制止了朝鮮百姓再往下說。與此同時，他疾言厲色，聲調重濁的，和那般憤懣不已的百姓，說了一大堆話。

先鋒營裏，也沒有幾位通曉韓語的傳譯通事，他們都隨侍在袁世凱的左右，當金允植曉諭朝鮮百姓時，袁世凱便輕輕的問：

「金大人在跟他們說些什麼？」

「金大人在說，」一名通事聽得真切，於是據實稟告：「他罵那些朝鮮百姓太不知好歹，上國的大軍，來為韓國平亂禦侮，就算白吃了他們一些魚肉菜蔬，又能值得了幾文？何止於把先鋒營的兵勇，困在此處，嚷嚷鬧鬧的，成何體統！他還在勸那些朝鮮百姓，就算白折幾個錢罷了，趕快散去，不可鬧出端來。他說統領先鋒營的是

袁大人，累世名宦，將門之後，治軍向稱嚴明，是上朝罕見的少年英雄，這事瞞過袁大人便罷，否則大人獲知，查明實據，那七名兵勇一概都要繩之以軍法，他問百姓們忍心為幾文錢的小損失，小事化大，害死上朝官兵的七條性命麼？」

一聲令下連殺七人

金允植的這一番話，說得入情入理，甚為動聽，以當時的情勢，朝鮮百姓因為國內素來不用酷刑，一聽袁世凱會為這點小事連殺七人，他們已經在嘖嘖議論，頻頻領首，打算着相率散去，不再追索了。然而，所有金允植對於袁世凱的恭維之詞，聽在袁世凱的耳中，却起了另一層作用，因而滋味大大的不同。袁世凱一輩子裏愛逞英雄，慣立權威，但若有可使他逞能立威的機會，他必定不惜一切代價，遂其目的。所以，當金允植讚他少年英雄上朝罕見，將門之後治軍嚴嚴，直把他樂得心癢難搔，然則，他竟也把心一橫，下了決定。

轉過臉來，目光閃閃，臉泛潮熱，袁世凱便問那名傳譯通事：

「如此說來，這便確實是我部官兵，搶奪了朝鮮百姓的東西？」

「不……不是搶奪，」傳譯通事有點發慌，囁囁嚅嚅的作答，「方才金大人說過的，他們七位不過是買了東西未曾付值，朝鮮百姓執意不依，因此……因此方始引起了爭執。」

袁世凱臉一沉，鼻子裏又是一哼，他目光嚴厲，緊盯住那名通事問：

「買了東西不給錢，這不是搶奪，你說是什麼？」

傳譯通事被他嚇得面無人色，顫發發抖，他嘴唇顫動，祇說出一個「這」字，然後便格格不吐，一句話也接不上來。

袁世凱不理會他，伸手一招，招來另一名傳譯通事，使他跟在自己身後，袁世凱的腳步一動，四十名護衛如影隨形，立刻跟上。一行人，威風八面的來到了金允植的身邊，肇事的現場。

一看袁世凱的臉色不對，那七名肇禍的兵勇，猛一下面若死灰。

「金大人，極承費心，感恩不盡，」袁世凱雙手一拱，立命通事傳譯：「不過兄弟業已查明了糾紛的真象，實是我部官兵，干犯紀律，恃強行凶，搶劫貴邦百姓，自干罪戾，兄弟一定按律嚴懲便是。」

聽完了通事傳譯袁世凱所說的這些個話，金允植不禁大驚失色，滿臉冷汗，他向袁世凱雙手急搖，代那七名兵勇連聲辯解。又催着通事快快傳譯，把當時的真情實況，說給袁世凱聽：

「袁大人，你弄錯了，貴部兵勇是為付值多少而與敵邦百姓爭執，如今敵邦百姓已被我曉以大義，自甘讓價，何曾有過違紀搶劫的事來？」

金允植那裏曉得，袁世凱一心祇在為自己樹威望，傳聲譽，區區七條人命，已成了他立足慶軍，揚威朝鮮的墊腳石，冤枉屈死，在他根本就不屑一顧。因此，不管金允植如何聲淚俱下的為那七個人求情，乞命，袁世凱但付之以一臉秋霜，聲聲冷笑，他矮胖的身軀站在原處，屹立猶如一

方磐石，驀地便是一聲吼：

「來人啦！」

四十名護衛齊齊的一聲答應：

「噓！」

「把那七名大膽妄爲，違我軍紀的兵勇，一概與我拿下！」

「噓！」

然後，自己邁着外八字步，在先鋒營官兵、和朝鮮百姓羣相驚愕，蒙目睜睜之下，袁世凱審他生平第一件案子，他一共祇問了三段話，而且由於七名兵勇被他吓得魂靈出竅，呆如木鷄，一個個張口結舌的答不上來。他便據「啞口不語無詞以對」而爲「判斷」，下令將七名無辜，斬首示衆。

袁世凱那三段問話，如此這般：

「你們膽敢在青天白日之下，當衆搶劫，而且還將贓物抱在手中不放，人贓俱獲，證據確鑿，本統領斷不容你們飾詞狡賴，你們還有什麼話說？」

「……」

「用兵朝鮮，這是朝廷在遠播上邦的仁德恩澤，如今你們竟做出這等家人不齒的行徑來？問問自己的良心，你們是何等的辜負了皇太后和皇上，兩宮的用心？」

「……」

「害羣之馬，斷不容赦！你們總該記得，吳大師爲嚴明紀律，一再的向我等諄諄告誡，此刻你們強取朝鮮百姓的東西，即使我有心迴護，你們又叫我如何掩蓋這個彰明昭著的過錯？」

「……」

至此，袁世凱努目奮睛，頰肉痙攣，於是有疾若風雷的一聲喊：

「中軍官！」

「噓！」

「替我請出吳大師的令箭！」

袁世凱當時所謂的中軍官，其實名不見經傳，祇不過是他的一名貼身護衛，代爲收執吳長慶的那一支煌煌令箭者而已。他雙手捧着吳長慶的慶軍令箭，自袁世凱的身後轉出來，打一個千，必恭必敬的，將那支令箭遞到袁世凱的手上。

於是，袁世凱便學戲臺上看來的把式，雙手接過令箭，捧過額頭，向空揖了一揖，然後，便右手交到左手，當胸抱住，金允植猶想再上來勸阻他「軍法從事」，却被袁世凱以目示意，遽予攔阻，直到這時，袁世凱方始斷然的下令：

「速將這七個膽大包天的搶劫重犯，依軍法從事，斬訖報來！」

順便繳呈人頭七顆

一場軍民爭執，小買賣的糾紛，竟會演變成爲流血百步，伏屍七人；七個身強力壯，生氣勃勃的壯漢，在轉瞬之間，便身首異處，倒臥於血泊之中，「黃泉無旅舍，今夜宿誰家」？成了鬼門關外的枉死鬼。這鮮血四濺，怵目驚心的一幕，直看得在場軍民人等，目瞪口呆，舌橋不下，翻疑自己是在夢中，其間唯有年方二十四歲的袁世凱，神色自若，談笑風生，他拉一把駭然木立的金允植，聲聲發笑的說：

「金大人，可知我袁世凱一心在爲貴邦的百

姓着想，我祇求大兵過境，闖闖不驚，將這七名弟兄斬首，何嘗是我衷心所願呢？袁世凱這區區微忱，可表天日，也唯有金大人瞭然我的用心良苦。」

通事忙不迭的把這一番話傳譯過去，金允植聽了，唯有報之以一臉苦笑，他言不由衷的答道：

「袁大人刻意以敝邦百姓着想，兄弟無話可說，但有感激而已。」

詎料袁世凱的動作好快，方才殺了七名慶軍兵勇，他聽完金允植的反應，三言兩語，餘音嫋嫋時，他返身便走，同時下令開拔，續往漢城前進。

途次，金允植和袁世凱並轡齊驅，他有不盡的感慨，滿腔的心腹之語，亟於傾訴，亟於向袁世凱慷慨陳詞，因此他主動的招來一名傳譯通事，命他也乘馬匹，夾在他和袁世凱的中間走。

藉由這名傳譯通事，金允植問袁世凱：

「袁大人方才爲嚴明軍紀，處死了七位貴部兵勇，是否略嫌過於嚴苛一點。此事倘若吳大師不以爲然，袁大人將何以爲計？」

袁世凱分明是在聚精會神，聆聽通事傳話，但是他聽完了時，却反而裝做並無一字一句入於己耳，他頭也不回的在喊：

「中軍官！」

「噓！」

「方才處決的那七名違紀歹徒，他們的首級，可曾高挑示衆？」

那名從來不曾奉過差委的中軍官，誠惶誠恐

，應聲作答道：

「在那個小村子上，已經示過家了。」

袁世凱若無其事的，再追詰一句，直聽得金允植毛骨悚然——

「此刻那七顆首級呢？」

「中軍官」侃侃然的答道：

「已經收存起來，以備來日在吳大帥駕前呈祈繳驗。」

忽然有悲天憫人，慈祥和愷的神情，袁世凱皺眉蹙額的說：

「夏日炎炎，你要小心首級腐壞。」

「大人祇管放心，」那中軍官抿唇一笑：「小的早已把那七顆首級藏藏在石灰缸中。」

行行重行行，七月初九這一日，袁世凱親率的先鋒營走了六十里，所幸沿途既不見日軍，又不聞朝鮮亂兵的蹤跡與動向，一路順利無阻，勢同破竹。行至六十里開外，就一處傍山依水的地方，袁世凱下令先鋒營安營紮寨，暫且住下。

時值黃昏，日薄西山，袁世凱率同護衛，巡視營盤四週，紮下陣勢，遣出哨探，一應諸事安排已定，袁世凱便命人備一壺美酒，兩隻酒杯，待護衛將兩杯酒斟滿，他方始舉杯一邀金允植，滿臉堆笑的說：

「金大人，你我俱有王命在身，情勢緊急，寸陰是競，兄弟的這一杯薄酒，便算是替金大人餞行。但望你早入漢城，切取聯絡，也好為吳大帥打一個前站，藉以使貴邦臣民安心。」

金允植衷心感激，他忙乾了這一杯酒，便說是要立即登程。然而袁世凱却在說且慢，他又派

一名隊官，一名哨長，再加上一名傳譯通事，另再派八名護衛，隨同金允植馳入漢城。

送金允植走後，袁世凱便將先鋒營交給了另一員隊官，囑他安營紮寨，廣佈鹿角拒馬，再則四下多派哨探，然後把守一夜，輕易不出。直等諸事安排定當，他才帶兩名傳譯通事，以三十二名心腹護衛相隨，急急的往南趕回十里之地。

那地方恰好是一處人煙輻輳，市廛繁盛的市鎮，距離南陽縣馬山港，計為五十里。當地有一座廟宇，寬敞整潔，一塵不染，袁世凱便選定它作為吳長慶吳大帥的行轅，一應佈置，竭力從者。

辦理前站頭頭是道

當袁世凱率領先鋒營登陸馬山港，旌旗如林，步伐齊整，先鋒營越馬山、南陽而北去，吳長慶小立威遠旗纓右側，憑欄眺望，見袁世凱一營越去越遠。三個時辰以後，他按照原定計劃，親率慶軍五營，聲勢浩蕩的直下南陽。

袁世凱鼓其餘勇，在打衙陣，吳長慶的戎幕之中，就祇剩下張謇隨侍左右，替他運籌帷幄，調度人馬，光緒八年七月初九這一天，吳長慶的大隊抵走了五十里路，來到一處熱鬧繁華的市鎮，却在市鎮之外，即已有袁世凱和他的護衛肅立道旁迎候，那日吳長慶騎馬，却有一名戈什哈迎將上來，他向吳長慶跪了一跪，然後遞上雙手袁世凱的手本。

這名袁世凱的戈什哈——親信護衛，高聲的向吳長慶報名：

「暫署代理慶軍一營管帶，兼先鋒營統領袁世凱的差官請見。」

吳長慶喃喃一笑，與此同時神采飛揚，眉飛色舞的朗聲說道：

「袁世凱呢，他如今何在？」回盼一眼張謇，吳長慶慈眉和目的說：「莫非慰廷英氣逼人，有進無已，他都攻進漢城去了。」

說時，張謇也為之縱聲大笑。

那名戈什哈却屈膝一跪的說：

「袁統領刻在大帥的行轅門口，恭候車駕。」

吳長慶一聽，反滋不悅，他轉臉望望張謇，輕蔑的說：

「看來慰廷也不過是個辦庶務的人才，他擔當先鋒之職有多少事正辦待理，他却在忙着替我們打點住處。也不想我們此來正該入境問俗，隨遇而安，用不着為這些食宿小事驚師動眾，騷擾地方。」

張謇却笑了笑，漫聲應道：

「大帥還是等下見了慰廷，當面問明白他再說吧。」

那吳長慶便不言語，由袁世凱遣來的差官引路，直奔袁世凱為他備辦的臨時公館，及至那座廟前，便見袁世凱笑容可掬，站在廟門之外，忙不迭的趕過來打千請安，又向張謇張老師行過了禮。吳長慶、張謇雙雙下馬，當下不說什麼，祇是跟了袁世凱步入大廟，一路在聽袁世凱安排大軍紮營的種種部署。

那一座廟宇相當的大，一共有三座大殿，還

有望銜接宇的兩排僧舍，袁世凱一邊帶路，一邊指指點點的說着，他稟告吳長慶和張謇，爲免當地百姓燒香拜佛的不便，他已和方丈說明，祇借用門廳和兩廡的空屋，以及殿後的空隙，兩排僧舍騰讓出一排。這些個宿營之地總加起來，舖位相挨，約可住得下三營人馬，而所謂吳大帥的行轅，也祇不過方丈執意客氣，讓出了兩間精室，由吳長慶和張謇分住，如斯而已。

邊說邊走到僧舍的後一排，白髮蒼蒼的方丈，含笑出迎，用中國話和吳長慶寒暄一過，當時他便指指袁世凱，一伸大拇指說：

「軍門，這一位袁將軍，熱誠謙虛，辦事極有條理，到底是上國的人物，和敝邦那般武人相比，待人接物何啻有天壤之別。」

吳長慶忙謙謝過，方丈引他們進入精室，即便辭出，於是吳長慶和張謇，相繼落座，袁世凱肅立一旁侍候，吳長慶開口問道：

「慰廷，我帶來的共有五營人馬，此間祇能紮三營，那麼還有兩營的住處，你都準備在那裏了？」

袁世凱便答：

「大帥，這座鎮市的形勢，負山面水，祇有由南往北的一條大路，卑職原打算大帥居於中軍，以三營拱衛，另兩營便在南北兩處村口，大道兩旁，平陽之地，支起帳篷來過夜。」

吳長慶原以爲袁世凱光作些個不急之務，在替他盛大鋪張，安排行轅，爲一夜的住宿，大做手脚，然而到達時一看，反覺袁世凱打這個前站，確實辦得井然有序，頭頭是道，安營紮寨，都

合規矩，因此回嗔作喜，心中十分滿意，他盼望張謇，微微而笑，那意思彷彿是在自承，方才錯怪袁世凱了。

張謇心裏，也是高興得很，他順口問袁世凱道：

「那位金允植金大人呢，怎麼不會見他來晤？」

「傍晚時分學生已經給金大人餞過了行，」袁世凱答時，面有得色：「金大人說他要連夜趕赴漢城，爲大帥和老師打前站，再則知會韓王，請韓王遣使，前來迎迓。」

「很好，」張謇連連頷首的說，「還有慰廷你所統領的先鋒營呢？是否也住在這個鎮上。」

「學生所帶的一營，」袁世凱歛手答道：「先已紮在距此十里開外。」

「有條有理，慰廷你這個前站辦得很不錯，」吳長慶獎勉了袁世凱兩句，又關懷的問：「怎麼樣，一口氣行軍六十里，一路上不會出什麼事吧？」

袁世凱頷首，袁世凱喟然一聲長嘆息，他低下頭去，悵鬱之色，溢於言表：

「大致還好，祇不過卑職所帶的隊伍之中，良莠不齊，曾經有幾名兵勇，白晝行凶，當街搶劫朝鮮百姓的魚肉菜蔬。」

吳長慶聆言，勃然大怒，鬚眉戟張，他雙目圓睜，直瞪住袁世凱，聲聲責問：

「這還了得？你須知我們是上國禮義之邦，進來的吊民伐罪之師，既出了這種事情，袁慰廷你爲什麼不就地嚴懲，以肅軍紀？」

袁世凱裝着不勝惶悚，上前打了個千，與此同時，朗聲答道：

「卑職確已當場辦了。」

「你已經辦了，」吳長慶頗爲託心的問：「慰廷，你是怎麼辦的？」

「卑職當家審鞫，那些搶劫的兵勇俯首無語，可見罪證確鑿，不容狡賴。」

張謇也在替他着急，於是便接腔問道：

「家目睽睽之下，慰廷你是怎樣處置的？」

袁世凱不疾不徐，若無其事地回答：

「學生便請出大帥的令箭，將那些搶犯，一律當家就地正法。」

張謇和吳長慶，一般兒的不勝駭異，因此兩人異口同聲的驚問：

「你是說，你把他們都給殺了？」

「犯事的兵勇共爲七名，」袁世凱鎮靜自如的答道：「一律就地斬決，現有首級七顆，都在外面，移時呈請大帥驗明。」

馬建忠深入漢城記

戎馬一生的吳長慶，久佐軍幕的張謇，頃刻之間，都給袁世凱的斷然舉措驚呆了，想不到這二十四歲，初出茅廬的大孩子，居然能够施展鐵腕，一日間殺了七名違反軍紀的兵勇，此刻猶在娓娓道來，面不改色。——兩人怔愣了良久，方始漸漸的神志回復，張謇先是一聲浩嘆，繼而說道：

「慰廷，你這事辦得雖稱明快果決，不失爲勇敢之舉。然而，那七名兵勇，所犯的無非強取

菜肴，那是芝麻菜豆的小事，便因此斬了七名身經百戰的勁卒，乍聽起來，未免可惜。」

那袁世凱「以子之矛，攻子之盾」，他反詰張謇，好不厲害：

「老師，便在學生萬般無奈，下這道命令時，心裏一直在想着老師授我的那兩句至理名言，『慮禍於隱微，防患於未然』，老師說過，這便是杜漸防萌的道理。」

那一頭，吳長慶把「道理」想通了，非特莞爾，而且對袁世凱的敢作敢為大加激賞，他變然起立，向張謇一揖及地，衷心歡慰的說道：

「慰廷初試身手，在在顯示他有大將之才，真不愧為累世公卿，將門虎子，我竟在無意之間獲此得力助手，回想起來，這又是拜翁翁之賜，因為慰廷正是奮翁識拔的啊。謹在此長揖致謝。」

張謇趕緊離席避讓，又回過了禮，口中連說愧不敢當。吳大帥既已如此鄭重其事的稱謝，張謇縱然悲憫那七條無辜的人命，却是不便再向袁世凱喋喋不休，他祇好隨聲附和，改而嘉勉袁世凱說：

「慰廷，你牢牢切記吳大帥的特達之知，多為朝廷出力。」

袁世凱連聲諾諾，躬身請退，自此，他跟張謇有了一層隔閡。

辭出後，袁世凱便忙着安排廟內三營，村口兩營的住宿事宜，直至諸事就緒，他方始策騎馳往村外十里，他所率先鋒營的營地，他方始抵達，漢城方面已有人來，袁世凱當即延見，來者是

先期由清廷直接遣派，一路銜枚勒轡，輕騎疾進的二品銜候選道馬建忠、和慶軍副將張光前所遣的急使。

馬建忠遣人來告，他和慶軍副將張光前，帶了兩百名洋槍隊，這一支奇兵，在袁世凱先鋒營之前出發，輕裝疾馳，直趨韓京，一路順利無阻，估計時間，約可在七月初十午後，開到漢城。來人私下告訴袁世凱說：馬建忠馬大人深入韓境，沿途不見動靜，反而有些心慌意亂，惴惴不安，言下之意，他派這位差官趕回，是想催動吳長慶的大隊，儘快趕上，作為接應。

袁世凱聽完了差官的話，連連雲眼，驟然之間計上心來，於是他說：

「吳大帥的行轅，距此只有十里之遙，尊駕如果此刻即便動身，半個時辰可到，吳大帥向來睡得晏，所以尊駕不必急急趕趕，且先在兄弟這裏用過了飯，移時當遣人引導前往。」

這員差官不知袁世凱有詐，當即欣然應允，留下來和袁世凱，還有幾位先鋒營的隊官一道用膳，袁世凱特地命人備辦佳肴美酒，留那位差官猜拳行令，開懷暢飲，袁世凱的酒量本宏，跟那差官對飲，大有千杯不醉，愈多愈歡之概。於是乎便將差官灌得酩酊大醉，脚步踉蹌，根本無法馳騁十里，去催吳長慶的兵，當下袁世凱沾沾自喜，正中下懷，他命隨身護衛扶掖醉倒的差官去睡。

便由於這一夜的耽擱，韓京局勢，為之不然告變，這便是袁世凱的拖兵之計。

袁世凱為什麼處心積慮，不惜甘冒不韙，偏

要這樣大題小做？原來，他和金允植套牢交情，無話不談，一連多日，好個目光如炬的袁世凱，已將朝鮮內情，摸了個滾瓜爛熟，據金允植坦率直陳，朝鮮有所謂親華黨，以執政十年的大院君李是應為首，又有所謂親日派，奉韓王李熙的閔妃為領袖，堂堂韓王李熙反而無所作為，則正因為他夾在父黨與妻黨的兩大之間，左支右絀，難乎其難，於是他便唯有週旋應對，竭力敷衍。金允植曾經對袁世凱慨乎言之，自北洋大臣李鴻章以來，多年以還的對韓政策，輒以明助大院君而暗抑閔妃為能事，而日人則反其道而行，因而無分中日兩方，從不曾正眼瞧過來在兩大之間，難於振作的朝鮮正主子，韓王李熙。——袁世凱從金允植的話裏聽得出來，金允植正是韓王李熙赤膽忠心，頗有左右勢力的人物。與此同時，他也自金允植的語氣之間憬悟，如身為北洋大臣李鴻章「私人」駐韓代表馬建忠者，他是一位澈頭澈尾的擁大院君派。

尋獲閔妃急報大帥

於是袁世凱便在心底打好了算盤，據朝鮮亂事初起時傳來的消息，閔妃業已就戮，親日派悉遭亂兵屠戮，就表面上看，誠然是以大院君李是應為首的親華黨佔盡了上風，然而，自清廷以至丁內憂的北洋大臣李鴻章，早已有所決定，中國應付朝鮮內亂的決策是「調集水陸將領率隊進入王京（漢城），獲致亂首李是應飛送來津」，如此說來，清廷但為情感作用，不欲貽日人口實，以「獲致亂首李是應飛送入津」為保全大院君之

至意，然則，袁世凱認為李鴻章「愚不可及」，倘若採行他所訂的方針，把親華黨的領袖解抵中國，親華黨的勢力必將澈底消滅。這時候，閔妃已死，親日派風流雲散，屈居下風，整個朝鮮的政治中心何在？數來數去，當然就祇有朝鮮的正主子——韓王李熙了。

馬建忠、張光前率領兩百慶軍逕入漢城，袁世凱曉得是爲了執行北洋大臣李鴻章的命令，保住李是應的腦袋，火速送他到天津。李是應押解回中國時朝鮮的政局究該如何維持，李鴻章「焦頭爛額爲上客」，祇願一時應付之計，並無進一步的指示。倒是袁世凱由金允植推心置腹，無話不談的「字裏行間」，獲致了一項結論，閔妃既死，大院君又押回中國，韓王李熙的障礙盡去，他應該出而主政，重建朝綱了。

因此之故，袁世凱甘於孤注一擲，把大清帝國的對韓政策，傾其所有的押在韓王李熙這一注上。

所以他不惜灌醉馬建忠進來催兵的差官，讓他酣眠若死的睡一大覺再講，反正馬建忠馬觀察所帶的祇有兩百名慶軍，即令全部犧牲，在袁世凱急功近利的心坎上也是毫無所謂，反倒是一心忠於韓王李熙的金允植能在明日一早派人前來通個消息，那將於「朝廷」確切控制朝鮮，大有裨益。

事實證明，袁世凱的種種料想果然不差，馬建忠秉承李鴻章之命，他所走的純然是李是應親華黨路線，嚴於律己，待人則寬，這個方針實爲袁世凱所難以推許。金允植呢，他自入韓京漢城

，便直叩宮闕，跪見韓王李熙，他向李熙備述所以，便在叩闕求見的當時，金允植駭然的見到了閔妃。

君臣相對歡飲，尤有閔妃慷慨陳詞，痛斥大院君唆使兵變，金允植聆聽之餘，一一記在心裏，於是他在入京的當夜，便振筆直書，寫了一封長信急遣飛騎送給袁世凱。他在这封信上，備述大院君事件的真情實況，以及其前因後果。

金允植在这封信裏告訴袁世凱說，光緒八年六月初九日朝鮮漢城軍民之間，祇因小小的爭執，忽然雙方肆怒，於是前倡後和，呼朋羣侶，軍民相聚動輒以萬人計，終而「破家毀舍，無分尊卑，潮至之氣，有不可遏」，後來便有暴亂之徒衝入教場，殺死了日本軍事教官三員，另四人拔足逃跑，也被暴民殺害於路途之中。——不過金允植在這封信裏特意強調，朝鮮軍民在大混亂中死者，不知若干倍於日人。

他坦然直承亂兵亂民曾經搶掠「清水館」，而且還「因風縱火」，於是館中之人奮勇殺出，感劍所到，無不立斃，到這時候，朝鮮人又枉死了二十餘名。

金允植又爲袁世凱詳細解說，他寫着：

「……方其震盪擾攘之際，王閔氏不知所終，求索之方，靡其不至，歷日經時，形跡莫究，以至考證變亂，不得已權擬衣履之葬。幸茲天朝命師東援，撫良誅逆，反側皆安，弟入鄙京時，危疑稍定，始聞王妃當其遭難之時，深量處變之宜，只率三數宮女，潛避於親族翊贊閔應植之官，以俟兵亂之息，實爲敵邦不幸中之大幸。」

將金允植的長函讀到這裏，袁世凱私心竊喜之餘，方始略爲錯愕，金允植把閔妃無恙猶在人世的話說得一清二楚，袁世凱極力促成的把戲，便在無形之間，憑添了一層阻礙。

但是無論如何，這總是令人喜出望外的好消息，袁世凱既知李是應短期之內勢將無所作為，便藉由金允植這一道橋樑，得能與李熙夫婦締結良緣，至低限度，也是聊勝於無之舉。於是他與冲冲派的幾名護衛，一路快馬加鞭，將金允植的這封長信，火速送往吳長慶的行轅。（未完待續）

石達開全集 王成聖編

定價新臺幣拾貳元美金肆角

本書共收集太平天國翼王石達開詩文與有關之傳說記載等編輯而成，全書搜羅宏博，考證周詳。

△優待中外雜誌讀者，凡剪本廣告購書即照定價八折優待，請將書款交存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立即接址寄書。

看了中外雜誌如感滿意，請即介紹給您的親友，貴親友必將衷心感謝您。如不滿意，請把理由告訴我們，我們必將盡力改進。